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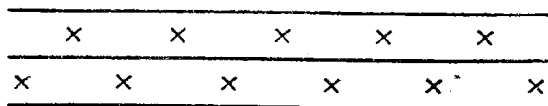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文學論文集
(一)

曾覺之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文學論文集
(一)

曾覺之等著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〇三六號

文藝叢刊
文學論文集(一)(全一冊)

◎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曾覺之等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華胥社文藝論集

一冊 一元五角

這是現在幾位著名文藝作家徐志摩、劉海粟、梁宗岱、蕭石君諸先生的作品，關於文學藝術的現代思潮，描繪無遺。內容凡十六篇，都十餘萬言，留意現代文藝者，不可不讀。

中華書局發行

中國文學概論

陳懷著 一冊 二角半

本書爲一簡短之小冊，計分敘論、文性、文情、文才、文學、文識、文德、文時、總論九篇。內容將中國文學之祕奧，宣洩無遺，多發前人所未發，允推中國文學批評之佳構。

序

我們因為把關於繪畫音樂的文字，另外編成了一本藝術論集，所以這本論文集不名「文藝」而名「文學」，便是表示其中所收的全是關於狹義的文學的文章，當然，文學也是藝術之一，叫作「文藝」也不爲錯，不過我們覺得單用「文學」二字，也許更明瞭一點罷。

在本叢書第一輯四十冊中，我們雖然有了兩本文學論文集，但仍然有好些論文沒有收進去，因為在二十三年下半年雜誌上所發表的東西，都未及編入呢。

民國二十三年冬月

編者

訂改

文藝概論

錢歌川編著 一冊 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本書共分四章，於總論藝術之後，又將文學美術音樂三種姊妹藝術，分別說明；在文學概論中並論及新興文藝，俾便知道我們時代的產物，不致專囚在古人的象牙塔中。全書皆能擇要節繁，敘述簡潔，使讀者於極經濟的時間中，得到一個藝術的輪廓。與坊間出版的文藝概論，內容單就文學一方面而立論的，迥不相同。所以本書不僅為愛好文藝者所宜備閱，即中學校用作教材及補充讀物，亦極適宜。

文學論文集(一) 目次

序

文藝影響論·····	曾覺之(一)
文學科學論·····	錢歌川(三)
短篇小說的特質·····	何穆森(三五)
戰爭文學小論·····	王子久(四)
隨筆文學·····	錢歌川(四)
大眾文學·····	錢歌川(五)
大眾文學與純文學·····	張夢麟(六)
繙譯論·····	張夢麟(七)
純粹的宣傳與不純的藝術·····	錢歌川(八)

文學論文集

文藝影響論

曾覺之

一般人都承認好的影響與壞的影響是不同的。但我現在要說的不是來分別影響的好壞，而是爲影響作辯護。

我覺得有許多很好的影響，但在其他的人眼中却以爲不然。

我覺得影響並沒有絕對的好壞，只有給受者關係的大小而已。

對於天稟很壞的人，一切都是不利，一切都是錯誤。對於天稟很好的人則完全相反，一切都是有益的養料，他們可將石頭化爲麵包，哥德說過：『我吞嚥凡海爾德（Herder）願意教我的事物。』

在本篇，我先爲被影響者辯護；次爲施影響者辯護。

哥德在他的回憶錄中，高興地說到他的青年時代。他當那時完全捨身於外界，不分別的讓

各種物事各隨其款式對他起影響作用。他說：『接近各種事物，便能產生一種與自然界互相協洽的十分完全的和諧，而使我深深的感到，地方，時間，節季的變化。』他很快樂而高興地接受那最不可摸捉的影響。

所謂影響，有好多的種類，而每種影響都各有其重要性，——我現在先說最蒙糊，最自然的影響；至於人們的影響與人們作品的影響，且留在後面再說。因為那些影響是最難說的，且人們都想竭力抵抗那些影響。我要為那些影響辯護，非得充分預備不可。

避開影響，在人們是不可能的；隨你是一個怎樣保守的人，仍不免要受影響。而且所受影響愈少，其力量或更強。譬如，天氣不好，使我感着無聊賴的時候，雖極平常的驟雨，亦足使我們增加苦悶。

沒有一個人能完全逃脫一切自然的與人類的影響。即那些看來毫不憑藉外力而得成功的英雄，也並非由於天上星宿的命定，而只是因為他們個人影響與選擇影響的作用，較強大於普遍影響的作用而已。這裏我說的普遍影響，是指同時對一民族，至少對一城市的居民都有作用的那些影響而言。

所以影響可以分爲普遍影響與特別影響兩種，前者是一家族，一羣人，一國土，同時受到的影響；後者是在家族內，在城市內，在國土內，個人單獨受到的影響。第一類影響使個人化爲普通的型式；第二類影響則使個人與羣衆對立。

但是，因爲人不能單爲自己發明新的事物，我所說的個人單獨受到的影響，即是指那些使受到的人，從家族，社會分開，或使個人與其他受到的人相接近的影響。

普遍影響必定是最粗糙的——「粗糙」所以變爲「普遍」的同義字，並非偶然。若不是尼采曾說：『飲料對於一民族的普遍的風俗上與思想上有重大影響，』我實在不好意思說到食物。例如德國人，常喝啤酒，決不能有喝葡萄酒的法國人的那種輕靈精神，那種尖刻智慧。

影響愈不粗糙，其對人的作爲樣式愈爲特別。時間的影響，也能引起很不同的反應。有的要爲炎熱所疲乏，有的又爲其所興奮。濟茲（Keats）只能在夏天好好的工作，雪萊（Shelley）則，只能在秋天。狄德羅（Diderot）說：『在大風中我便有瘋狂的心。』時間的影響已可概見。

地方風土的影響便更大了，旅居的人受到這種影響都要變得銳敏的。這便是特別影響；以下我們且來討論這個好了。

當哥德走到羅馬時，他喊道：『Nun bin ich endlich geboren!』（我現在可算是生在世上了！）

……他說走進意大利，在他似乎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有自己的意識及自己的存在……我們看了這個便可知道外國風土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這種影響是隨人選擇的，除開不幸的例外，如強逼的旅行，或流徙外，通常是隨各人的意思選擇自己所願去旅行的地方。他選擇那個地方，便是早受了那個地方的影響，或相信那個地方最有影響於他自己。當德拉克羅亞（Delacroix）到摩洛哥去時，他並不是想變為一位研究東方學術的學者，是因他懂得在摩洛哥應有更生動的，更精美的，更微妙的和諧色彩，能使他這顏色畫家，得到更完全的「自己的意識。」

哥德在選擇的愛力一書中引用過萊辛（Lessing）的話，『沒有誰能不受罪的在棕樹下散步。』（Es wandelt niemand unbestraft unter Palmen）這句話的意義便是說，人雖離開了棕樹影，也不能再如從前一樣了。

我讀一本書；讀完之後，重新將其放回書架，但這書中的一些句子，我不能忘記。這些句子這樣銘入我心，使我不能將它和我自己分開。從這以後我便不是未讀這些句子以前的我了。——我或許忘記了我讀到這些句子的那本書；我或許甚至忘記了我讀過的這些句子；或是只能不

完全的記起這些句子，……這都沒有什麼關係！現在要怎樣解釋這些句子的力量呢？

這些句子的力量來自這些句子對我洩露出連我自己也不曉得的某部分的我；這些句子對我不過是一個解釋，是的，不過是一個對我自己的解釋。有人既經說過：影響作用，因相似性而起。有人將影響作用與照見我們的鏡子相比，謂是一面鏡子，不過照見的我們，不是當前實際這樣的我們，而是一種潛伏暗在的我們。

雷尼埃 (Régner) 的詩上說，——我以為更恰切的，可將影響作用比諸梅德林克 (Mœterlinck) 的一本戲曲裏的王子，他能把公主們叫醒來。在我們身上有多少的沉睡公主，不為我們所知，等待一種接觸，一種音響，一句話語，便可把她們叫將醒來！

將我的腦子所學到的，我的記憶力所記得的，拿來與這類影響比較，在我有什麼大關係呢？——因受教育，我能積聚許多財物，當然，這一份產業若看作像工具一般，是很可寶貴，但這些東西直至永劫都是身外之物與我漠不相關。吝嗇人將他的金圓放在櫃子內，當櫃門關上時，櫃子便是空空的了。

至於那種親密的內在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這實在是一種雜有情愛的再認識，這時似乎

有一種重新找出親人時所有的情感。

當我在羅馬，到濟茲的寂靜小墳邊，念他的佳句時，我十分坦白的任他的溫和影響我心，輕柔地來觸動我，再認識我，與其最疑惑，最不定的思想聯接起來。

教育自己，使自己在世間長成，真正不過是要自己去重新找出自己的親人來而已。

現在已不是在討論自然的影響，而是在討論人類的影響了。影響，能使我們人心豐富，它至少像巫人的魔杖一般，能使我們在自已身上發見自己的財富。但常人對於這類影響要留心，要害怕，要不相信，這果是爲着什麼呢？人類的影響被看作一種有害的事物，一種對於自己的兇殺行爲，破壞個性的罪犯；這又是怎麼說呢？

倘使在今日，沒有提倡所謂個人主義，我們都以爲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個性，而當這個個性不十分健壯時，當這個個性在我們，或在他人，似有些不定，而在搖動或衰老時，怕失掉這個性的心理便來侵逼我們，且覺有破壞我們的最真正實在之歡樂的危險。

怕失掉了個性！

我們在幸運的文學界中可以認識及遇到許多的怕：怕新，怕舊，——最近怕外國文等等。但

在這一切的怕中，最醜惡的，最愚蠢的，最可笑的，還是怕失掉個性。

『我不願讀哥德的書，』一位少年文學家對我說：『我不願讀哥德的書，因為這能使我不受深刻的印象。』

這是不是要一個人達到稀有的完成之點，方能相信他不至於因外力而變壞呢？

一位作家的個性，這個精美的，珍貴的，人們所怕失掉的個性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因為人們曉得其珍重可貴，而是因為人們總是相信其快要失掉，——這個個性的造成，便是由於怕與外力接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殘缺有限的個性。將其失掉，就是想做自己立意不為的事。十年前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出版，作者題這本書名為：「沒有 *qui* 和 *que* 的故事。」作者要使自己與人家不同，造出一種特殊的文體，一個個性，永不使用承接代名詞。像是 *qui* 和 *que* 自此以後便不存在的一般！許多作家，藝術家，都只有這樣的一個個性，而當他們同意使用 *qui* 和 *que* 時，他們便與大家一樣，簡單地混和在人類的羣衆中了。

但我們又要承認，即最偉大人物的個性，其構成也是由於他們對某事物的不瞭解。即他們的特色凝結集中，需要一種激烈特殊的限制。沒有那位偉大人物給我們以蒙糊不定的影像，他

們都給我們以精確一定的形容，且可以說，就是因爲不瞭解，偉人才成其爲偉人。

服爾德（Voltaire）不懂得荷馬與聖經；他譏笑賓德爾（Pindare）的詩；這不是活活的繪出服爾德的容貌嗎？像畫了一副容貌的輪廓的畫家一樣，可對這容貌說：『你將不能更向前走。』

最聰慧的哥德，也不懂得倍多文（Beethoven），——當倍多文在哥德面前彈了 *Ut dieze mineur* 的曲譜後（這曲通常稱爲月光曲），見哥德靜坐無聲，乃發出苦痛的呼喊：『但是，大師，如果你，如果你都不說什麼，——那麼還有誰能懂我呢？』

這類不瞭解很容易說明，下面便是它的理由：他們決不是愚昧無知，他們是爲某種事物的神彩所迷。（凡偉大的愛情都是排外性的，即因爲這樣，一位情郎對於他情婦的讚美，使他感覺不到一切其他不同的美人。）因爲服爾德熱愛知識學問，所以他感不到抒情詩的美。因爲哥德崇拜希臘，崇拜摩察（Mozart）的純潔而微笑的美媚，所以他怕倍多文的熱烈的飛越感情，而使他對於在他面前彈 *Ut mineur* 交響樂的開端的蒙德爾孫（Mendelssohn）說：『我只覺得驚異。』

我們可以說，凡大生產者，大創作家，慣以一種十分豐富的精神與光芒，十分集中的強烈的光線，投射在他所願意用武的所在，同時他使在其周圍的其他一切，皆似暗淡而沉黑。與他們相反的，那不是旁觀的愛美的享樂者嗎？他們懂得一切，正是因為他們沒有熱烈地戀愛着任何事物。

但是，有一種人，沒有命定地全是沉黑與光采奪目的個性，他求創造一個有限制的與複合的個性，使自己不受某種影響，使精神方面受方法的管理，像一位病人，胃力衰弱，只能接受經過選擇的少有變化的食物一般。這種人實在使我不喜歡，我還是喜歡那旁觀的愛美的享樂者，他們雖不能生產，說話，但他們採取注意者的態度，他們使自己做着真能曉得傾聽人家的正當事業。（現在缺乏文藝的傾聽者，如缺乏文藝的派別一般——這是犧牲一切以求得特殊個性的一種結果。）

因為怕類似一切，所以使人要找求奇怪的，唯一的（因此而常為不可懂的）特點，他於此很可表示，這在他立刻覺得有根本的重要，他以為這應不願犧牲其他一切而加以鋪張。我認得一位不願意讀易卜生劇本的人，因為他說，『他怕過量的懂得易卜生。』別一位則立志永不讀

外國詩人的詩，因為他怕失掉「他的文字的純潔」

怕受影響與逃避影響的人們，實在是默認他們的心靈的貧乏。他們不想發見別人的新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在他們之中發見。他們所以這樣不留心去追尋自己的親友，我想這是因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很好的親屬。

偉大的人物只注意使自己變為最人性的，說更明白一點：便是使自己變為平凡的。使自己變為平凡的，是莎士比亞、是哥德、是莫利哀（*Molière*）、是巴爾扎克（*Balzac*）、是托爾斯泰（*Tol-*
stoy）等人，他們之使人讚歎就是因為平凡的全變為最個性的了。至於為自己而逃避人類的人，他只能達到為特殊的，奇異的，缺憾的，……如聖經上說：『想保全他的生命（他的個人的生命）的人，必將丟掉他的生命；但是，施捨他的生命的人，則將保全他的生命。（或更正確的翻譯希臘原文為：將使他的生命為真正生的。）』

即因這種理由，我們見到偉大人物永不怕受影響，反而要以一種貪慾心理去求影響，像求生的慾望一般。

無論那一種財寶富源，哥德都莫不感受到了，因為他從不拒絕什麼，據尼采說，他對於任何